

花城文库

断层扫描

萧乾



花城出版社

花城文库

断层扫描

萧乾



花城出版社

断层扫描

萧 乾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华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4插页 340,000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30册

ISBN 7—5360—0145—2 / I · 141

半精装定价：4.25元



作者像

目 录

编者的话.....	文洁若
-----------	-----

短 篇 小 说

篱 下.....	11
矮 檐.....	23
蚕	40
俘 虏.....	50
雨 夕.....	61
印子车的命运.....	67
邓山东.....	77

散 文

美国点滴.....	89
终身大事	110

欧行冥想录	127
欧战杂忆	141
“文革”杂忆	161

特 写

一九四〇年欧洲稗史大观	175
战争与宗教	190
活宝们在受难 ——空袭下的英国家畜	200
柏林那趟	206

杂 文

侦探小说在华不走运论	219
法治与人治	224
玫瑰好梦	228
神游大西南	232
二十年后之南京	239
新旧上海	247
“上”人回家	258

自我写照

我与文学	265
------------	-----

忧郁者的自白	273
拟 J. 玛萨里克遗书	293
往事三瞥	297
一本褪色的相册	306
未带地图的旅人	357
鱼饵·阵地·论坛	
——记1935至1939年《大公报·文艺》	409
附：一个副刊编者的自白	
——谨向本刊作者读者辞行	439
在洋山洋水面前	449
鼓 声	461
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	465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萧乾》自序	486
改正之后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境素描	492
在歌声中回忆	517

编者的话

六月中旬我刚从东京飞回来，还在机场上萧乾就说，《花城文库》要收他一本集子。四川的四卷选集是他自己编的。这回他要我来试试看，说这样也许可以更客观些。

由于八月又得陪他出访，我只好放下计划中的旁的工作，努力在走之前完成这项任务。两个月来，我把他已印行的和正在排印中的文章，大致又浏览了一遍，选出这三十六篇。这里谨向读者做些说明。

小说：就题材而论，我知道他的短篇小说最具特色的是反宗教的那几篇。五四以来，确实很少人写过。我也很同意毛承志在《花苑漫步·拔一根毛毳以窥其全貌》（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21—255页）中的分析。另外，多次邀到选家青睐的《栗子》也许是最早写一二·九运动的小说。然而我自己更喜欢的还是他早期的这几篇。从《篱下》和《矮檐》（以及这里未选入的《落日》）孤儿寡母过的寄人篱下的日子中，最能看到他童年的影子。小说中的环哥和乐

子兴许就是他的自我写照。那个手脚闲不住的淘气鬼以及母子俩的处境——特别是寡母的心境，都是寥寥几笔就勾勒得那么逼真。在顽皮表层下，蕴藏着那么深切感人的悲怆凄楚。

不知怎的，我对《俘虏》有种偏爱，我觉得这是他的小说中诗意最为浓郁的一篇。它用感染力很强烈的文字，把读者整个带进了孩子们的欢乐世界。这里，我闻到了草坪的清香，瞥见了萤火虫的飞动，分享了童心的喜怒哀乐。作者自幼喜欢花花草草和小动物（如今住在套房里还养着几只乌龟），然而他很少写到活物——《俘虏》是个例外。看他是用怎样抒情的笔，描写咪咪（猫）半夜回到荔子身边的：

咪咪不曾回来，她半夜就觉出了。平常，更铎擦着街门敲过去时，咪咪便由那特别为它细长身躯开的小窟窿中轻盈地钻了进来。两颗闪烁的眸子，灯笼似的往四下照。然后，通身披了秋月下的露珠，用它那在屋脊上散步那么轻悄悄的步子，蹒跚地走近荔子枕畔，用那敏锐的鼻子嗅嗅她的脸，或舐舐小主人的指头，像是说：枣树我爬倦了，在屋脊上和同伴也打够了架，月亮美得很呢，草地可给露水淹湿了，所以我回来了。就点着绵软的脚尖儿，溜着床腿，钻进它那小草窝里，噜噜噜地睡去了。

——《俘虏》

这么细腻而充满温情的描写，只能出自一个爱猫者之手。全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蝙蝠、萤火虫以及天空的星光，浑然融为一体。因此，读时迷离扑朔，像是做了一场仲

夏夜之梦。小说是以七月放莲花灯为主线，描写了旧时北京孩子们玩的游戏、唱的儿歌，以及有关猫拜月的传说，都带有浓郁的民俗学色彩。对北京城的这种深厚感情，还再现于八十年代他所写的《北京城杂忆》。

全篇最使我动心的，是荔子丢失咪咪后，夜晚出来喊猫的那段。那也是故事的转折点。从那以后，铁柱儿就不再捉弄荔子了。

《俘虏》大概就是这么点的题。据他自己说，这篇带有寓言意味，象征着他“那时对两性关系心中正有着一种古怪的质疑”。（见《给自己的信》，《萧乾选集》第三卷第273页）

二十年代，作者处于社会的底层。《雨夕》和《印子车的命运》中都埋藏着他的愤懑不平。萧乾多次告诉我，幼年时期经常“吃片儿汤”——就是老师用板子打他的手心。《邓山东》表现了他对学校体罚的强烈反感。

散文：一九八〇年以来，以《美国点滴》为开端，萧乾先后为《人民日报》及《北京晚报》写过几批系列短文。他自己一生编过七年报纸副刊，最懂得报纸的需要：短小精悍。他是完全按照报纸的规格要求写的。在各自的总题目下，每篇都是独立的短文。形式之外，在内容上这几篇也有一个共同特点：或借古喻今（《北京城杂忆》）或借外喻中。无论写美国还是欧洲，他都是为了国内的借镜。这基本上也是四十年代他在国外写的那些通讯的特征。

通讯特写：为了使这个集子有别于四川出版的四卷本，这里，我选了从未收过集子的四篇。早在一九四七年萧乾编《人生采访》时，它们就被丢入字纸篓里了。这回还是李辉为了写《萧乾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及编他的《红毛长谈》（长江文艺出版社），翻遍了旧《大公报》，才发现的。我问萧乾一九四七年为什么没收入集子里，他说，那是纯新闻报道。我现在选它们，意思是为了表示四十年代在国外当新闻记者的，写通讯并不仅限于军事、政治和经济。那么大一一场战事，他却写起猫狗（活宝）来，然而从这样细小的事物，也还是能反映一些大的方面。

这里也包含着萧乾的一点写作哲学。他说：他总是想“以小见大”，或者说“皮薄馅大”，即在较小的形式（题目）下，装进更多的内容。他说，倘若反过来，读者必然会失望。

杂文：一九五四年我们结婚后，萧乾曾作为一个隐秘告诉过我，说一九四六年他从英国回到上海，目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真是深恶痛绝。对于打了八年抗日战争，再打内战，他也强烈反对。于是，就用“塔塔木林”这一笔名，佯作刚来到上海滩的一个洋人，以似通非通、半文半白的文字，写了些文章，总题名《红毛长谈》。第一篇《法治与人治》即用笑骂笔法，开头还套用了国民党“总理遗嘱”，抨击了当时贪污腐化、贫富悬殊的现象以及南京政府利用“戡乱”来

掩饰其发动内战的罪责。刊出后，颇为轰动。接着，他又模仿《镜花缘》的笔法，以乌托邦的形式，用他理想中的中国对照当时的现实。

一九五四年，我把《红毛长谈》翻了一下，问他为什么不重印出来。他摇头说，那是他离开祖国已七年之久，回来之后信笔写的，没有把握。另外，一九四六年写的，说的是反话，骂的明明是国民党，万一给人一歪曲，那还了得！

这回李辉编他的杂文选，不但收了进去，书名就叫《红毛长谈》。萧乾说今天讲理了，可以放心。四十年代写的，总不至用八十年代的尺子来衡量吧。因此，我这里也选了几篇。

萧乾一生虽然一直同外国文学打交道，他从未具体地说受过哪个外国作家的影响。他总说，阅读古今中外作品，就像吃饭。吃下去之后，变成营养，变成热量，你不能说那热量是来自哪种食品。但我认为在小说方面，他受曼殊斐尔（现译作曼斯菲尔）的影响较大。那是他最早接触的外国作家——十六岁上，他曾奉书局老板之命去北大红楼图书馆抄录徐志摩的译文。他还记得有一回抄着抄着，把稿纸都哭湿了。同样，我认为在讽刺方面，他受英国十八世纪小说家菲尔丁的影响较大。五十年代他译《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时，就曾多次对那通篇反话的讽刺作品拍案叫绝。

然而解放后，除了一篇《“上”人回家》，他没敢再写讽刺文章，并且一九五七年后时常以此为得意，说：“幸而未写！”我实际上也这么想。

自剖：这一组文章我选了十四篇之多。我是有意这么做的。我认为这是萧乾文学生涯中一个特点。从一九三二年起，他隔个时期，碰到个场合，就解剖自己。自然，他解剖的不一定都对头。他自己也承认这里有自我怜惜的成分。然而这多多少少可以使读者对他（并通过他的生涯，对他所经历的时代）有所了解。像在《往事三瞥》中，他就很坦率地承认一九四九年他拒绝剑桥大学的教职，回到北京，并不是像许多知识分子那样，出于对革命的认识。正相反，当时他顾虑重重，并为之失眠过。我觉得说得真实些比把自己打扮起来好。同时，从白俄流浪者对他青少年时期留下的深刻印象，也不难理解他最后的果决。

不止一次（包括1957年至1979年间），有人问他后不后悔，他始终坚定地给以否定的回答。他总说，既然是中国人，荣也罢，辱也罢，甜也罢，苦也罢，就应分享自己民族命运的甘苦。只有这样，才能改善自己民族的命运。倘若哪里开心往那里去，命运岂不就变动不了啦！

一九七九年后，这种自剖文字，他写得似乎更起劲了。他一直在用“代序”的形式来零敲碎打地写回忆录，并且想最终把自己的一生都串起来。有一次他从医院回来，对我说，现在爱克斯光落后了，有了一种叫C.T.的检查法，对人体做断层扫描。他又说，他那些“代序”汇总起来也许就是他的C.T.透视图。

一九八三年，在新加坡的一次文艺集会上，萧乾曾说：“我首先是个老记者，从没想过要当作家。”与会的人们以为他是故作谦虚，或妄自菲薄。其实，这里包含着他自己一点自知之明。当巴金在一封信里谈到他的才华并且把他同当今两位文学大师相提并论时，他在回信中说（大意），我晓得我的才能多么有限。我没有你那种悲天悯人的热情，没写过也写不出时代的重大题材，没有你那磅礴的气势，绵密的组织力，和在长篇里驾驭情节、刻画众多人物的能力。事实上，一九三八年写完《梦之谷》以后，不但长篇，他连短篇也不再写了。

不过，不管是水灾、筑路还是伦敦大轰炸，四五十年前在记者生活中灯下赶写的一些通讯，现在还有人看，他就满足了。

我呢，一方面反对他自暴自弃，总希望他谢世之前再写点小说，甚至长篇；然而我觉得任何人都应该对自己有恰如其分的估计。

关于萧乾走过的创作道路以及对他总的评价，任何人写起来都会比我客观。我不想在这方面饶舌。此文结束之前，我只想就他在文学方面的工作，补充一点观察：他不喜欢赶浪头。

他曾告诉我，三十年代他在上海编刊物时，文艺界正进行着一些论战，比如关于两个口号问题。他不但自己没参加过，也尽量不让他手中的刊物卷入漩涡。

五十年代结婚后，我们住在文艺界风暴的中心：中国作

家协会宿舍，周围都是各种运动（如反胡风）的指战员。多少编辑来动员，他从未写过一篇那种赶浪头的文章。他也不一定有什么远见，更谈不上什么认识。他就是不愿人云亦云，跟着跑。

三十年代他就对英国意识流派小说发生了兴趣，四十年代在剑桥还专门研究过像乔伊斯那样“象牙之塔”的作品。然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一九四八年他在复旦课堂和文章中，就认为那种完全脱离现实的写法是条死胡同。一九八〇年一月，香港《开卷》的编辑访问他时，他重复了这一看法（见《萧乾选集》第二卷，第563—567页）。同时，在他各个时期的作品中，都找不到这种痕迹。

因此，一九八三年批现代主义时，曾有人约他写写过去对现代主义的抵制，他坚决拒绝了。他不想在那可能轰轰烈烈起来的运动中去显示自己。尽管他本人一直坚持现实主义写法，他认为青年作家们有权利去探索现实主义以外的各种路子。他反问：当年他钻意识流派时，没受到过干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更应当允许探索。不论结果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总归比固步自封要好。同时，既然现实主义是正路，它就不必害怕受到挑战。任何事物，靠人为地捍卫，就显得色厉内荏了。

文 洁 若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四日

短篇小说

